

玉兰
一瓣

导游

□杭坤

去年,我受苏州知青的邀请,参加了他们插场五十二周年纪念活动,曾经十七八岁的姑娘小伙子,如今已是古稀老人。然而,岁月神偷,改变不了他们对故乡的思念之情,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南通农场,十年的时光里,曾多次往返于南通、苏州之间,那时,归心似箭的这批老知青,南通城对他们而言,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。根本停不下脚步,看一看这座美丽的江北小城。

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的顺利开通,又一次激发了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向往,纪念活动结束后,吴总召请我作向导,随他们乘坐的大巴参观南通。

当时,我还有点纳闷,车上有导游,司机有导航,需要我这个向导吗?正在不解之中,车子启动了,导游见我是个南通知青,打了声招呼,自我介绍说:“我是临时安排在这条线路上当导游的,南通的情况了解甚少,等会儿让你来介绍南通的几个景点……”

凭着对南通历史的了解,凭着对家乡的热爱,凭着对故土的眷恋,凭着苏州知青对第二故乡的感情,我第一次充当了南通城市形象的代言人。

我朗声道:“队友们:再过片刻,将要踏上你们既陌生又熟悉的城市——南通,这里是你们的第二故乡,这里是你们成长过的地方,在这片临江靠海的土地上,有着你们辛勤劳动的汗水,有着你们酸甜苦辣的故事,十年芳华,由于种种原因,你们对这座历史名城了解也许并不太多。南通地处江尾海头,江海深情,接吻相拥,因水而生,因水而兴,临水而居,水系通达,这便是你们的第二故乡。在你们的左前方,有一条环拥南通城的千年古护城河——濠河,她与大江、大海血脉相连。它就是我的母亲河,也是电视剧《濠河边上女人》主要拍摄场地。儿时的我经常在河边戏水玩耍,观花赏柳,望着远去的客轮,幻想连篇……如今,漫步在岸边栈道上,沿途有沈绣博物馆、蓝印花布馆、濠滨书院、张謇纪念馆、珠算博物馆。楼台塔影、五亭观月、濠东绿地、南公园……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。中国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——南通博物苑就建立在如诗如画的南濠河边。了解南通,就要首先了解一个人,他就是清末状元张謇,他立足南通,依托上海,大办民生工业,发展教育事业,创建了许多全国第一。濠河,1000多年来,她像母亲般哺育着她的儿女,带着她的儿女们追江赶海,于是,这里的人们被称为江海儿女。江海儿女6500年前在青墩孕育,1000多年前在濠河边成长,如今的南通,已跨进江苏第一方阵,去年的GDP已经是9383亿,今年上半年总产值已挤进全国十八强……”

说到这里,我瞅了一眼身旁的导游,也许是被我的解说感动了,他放下手机,专注听我的介绍……

我说:“江海大地正处在大发展时期,全方位融入苏南,全方位对接上海,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,全力以赴决战经济总量过万亿,打造长三角强支点城市,向苏州学习等标语,耸立在南通电视塔上方,那红色的滚动字幕在不断地提醒着江海儿女,南通大有发展前途!大有希望!在发展经济的同时,江海儿女牢记使命,不忘生态环境的保护,城市文明程度正在不断提升……不久的将来,八龙过江,南通新机场落地建成,大通州湾的崛起,将让你们的第二故乡更美更富饶!”

最后,我说:“长啸一声山鸣谷应,举头四顾海阔天空。狼山顶上的这副对联,抒发出江海儿女胸襟博大、高瞻远瞩、敢于挑战、笑傲江湖的精神面貌,寄托着南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胆魄。到那时,欢迎你们再次光临江海大地,到那时,我继续给大家当导游。”

车厢里响起一片掌声。



家园

吕松梅

芬芳
一叶

乡村的年味

□田耀东

年味是人心味、故乡味、割不断的亲情味。

四季轮回,不刻意为之,即春发、夏旺、秋实、冬藏。四季的密码藏在天地之间,藏在人心里,看不见摸不着,娘胎就带来了。黑头发黄皮肤,一看就知道是过共同春节的。圣诞也是年,终究是隔着皮肤的,虽然热热闹闹,像一阵风飘过,心里并没留下痕迹。

乡下的年,像手机放在定时上,时间一到,感觉就冒出来了。融化了冰雪,催放了腊梅,染绿了苍松翠柏。

年的鲜花开在每人脸上,根就盘桓在心里。细枝末节,弯弯绕绕,扎根到千年的祖先。

百岁老人在年的这天也会发新枝长嫩叶开红花。每到这天,小时的旧树就发芽了。就像村边老枣树上年年挂着的新果。

他们模糊的眼睛被年的气味熏成一弯新月,灿烂的七色化成明艳的彩霞,照亮老人日渐暗淡的天空。久已失聪的双耳传来童年的呼唤,芦苇荡百鸟的鸣唱又声声入耳。

卧床老人跟着年味在河边采摘碧绿的嫩芦叶,爬上高高的老槐树掏鸟窝。静寂的月夜,潜入瓜地,和刺猬在一起,把甜瓜啃得喳喳啦响。茂密的竹园里,两人的心跳像擂鼓。那条小路上,他拉着她手窜进玉米林里。玉米长得真好,儿子玉狗后来当了乡长。

年是岁月的沉淀,是时间隧道的起点和终点。年不急不慢,对所有人平等,是通往人生终点的豪华驿站。

年就在眼前,又总在身后和前面,你追不到也握不住。它转眼就来了,送来了婴儿,带走了老人。撒下满天雪花,掩盖了一切足迹。谁也不知它心里想的什么。它是公正的,所以儿童盼它,少年喜它,中年敬它,老年五味杂陈。

年捎来的云建了高楼,铺了大路,又下了一场车雨。眼一开,乡路上全是轿车了。

轿车不喝汽油,喝的是酒,都是醉醺醺的,步履缓慢,半天才移动几十米。车里没人,全是神仙,人没有这么好的耐心,天上方一日,人间数十年,不急。

年这几日上街购物,走路最好。侧着身,缩着肚,从车缝人隙里挤过去,磕着碰着全是笑嘻嘻的;手里的鸡鸭鱼扑腾腾地跳,还有大包小包的礼品。

杀鸡的老陆全身都是血,眼睛红得像兔子,鼻尖上粘着鸡屎。鸡在脱毛机里扑腾,像凤凰涅槃,全都升天了。宰鸡价比平日提了一倍,人们仍排着长队。

老倪牵着一只头羊,后面跟着十几只公羊母羊。老倪佝偻着腰,羊们跟着头羊昂首挺胸欢天喜地走向热腾腾的汤锅。老倪宰了一辈子羊,老了,羊都很年轻。这几年,羊肉卖得火极了。年一到,他总是请工人。他只去收羊,羊肉早订购光了。

年一到,再怯弱的人也会变成勇士。年是消费的阀门,平日常水龙头拧紧,滴水不漏。年一到,心就发热了,什么都想朝家里搬。

车流人流就是运输采购的大军。超市的货架搬空,马上又填满了。送货的车队日夜不息,三班倒。商品鲜亮地穿上新装,店主们红光满面,温文尔雅。促销,有奖,买得越多,送得越丰,几乎不要钱,刷微信。

买的人也不像平日计较,出手滑润,掏钱不缩手缩脚。平日的精打细算就是为了年的消费。年到了,不爽用就白活一年了。

年前几日,家里待不住,人都在路上。吃的,用的,穿的,什么都要想仔细,不能遗漏一项。年要开个好头,红红火火。年过好了,这年就顺了,人这一生也就顺了。

年一到,乡村窗户的灯就亮了。平日不露面的年轻人忽然就从竹园里长了出来,像雨后的春笋,顶着早晨的露珠,在乡村的太阳下闪闪发光。稚嫩的娃娃围着乡村别墅转悠,像刚出窝的黄嘴小燕,叽叽喳喳,满地跌滚,把鸡和狗撵得满天飞。

平时不显眼的竹园树木,美得皆能入画。屋后的小河清得想扑下去喝一口。

嚼草的羊,生蛋的鸡,屋角鲜红的老南瓜,屋檐下憨厚的老玉米,活泼的沙地小辣

椒,河边的蒲公英,顶着一头白发立在岸滩的老芦苇,整个冬天死皮赖脸伏在母蟾蜍身上做爱的雄蛤蟆,年一到,全都诗情画意。

老人的皱纹被年熨平,腿脚被年充实,憋屈了一年的笑神经被年唤醒,儿孙的一笑一颦,忽然就变成年轻时的自己。

逝去的人已经复活,跟在年的后面走来,仍然青春勃发。今人故人的团聚,天与地的相思,全在年走来的一霎间重现和相会。

年一到,不管在城里是厅局长科长,一到乡下,就是狗娃、铁蛋和石碾。身价亿万房地产老板的轿车,也不过是河边泻水片的瓦片和碗瓷,大奔车停靠的老桑树底下,至今还有当年打群架扼断的树枝。他拎的大包小包,贵重豪华的礼品,使人想起当年爬树掏鸟蛋偷瓜摘桃的竹篮。

高档写字楼里的安琪儿、玛莎拉蒂、玛丽雅,一到乡下,就是桂枝、小凤和桃花。那端庄优雅、仪态万千的身姿,就是当年开裆裤、鼻涕龙、满头虱子的小妮子。

狗娃、铁蛋和石碾,小时尿在屋后拌泥的土疙瘩还没干透;桂枝、小凤、桃花缠在竹枝上跳皮筋的牛筋还没摘下,日历就撕掉了几十本。乡下的年一点也没有变,原来就这个样子。皮装、风衣、丝巾一扔,缠围在母亲身边的,还是那个撒娇耍泼的小屁孩。

纵然父母挂在墙上了,铁蛋、桂枝们也不过是墙上掉下的一粒粉屑。他们千里迢迢奔回来,也就是看看老房子和老照片,叫一声爸妈。看见自己的根还很好地长在那里,心就踏实了。

再寒酸的家,这几日都拿出最好的,恨不能将心抠出来给孙子孙女们吃。廿四夜灶神上天,家家土灶都油光闪亮热气腾腾。蒸糕的香雾,酒酿的甜香,腊鱼腊肉红艳肥美的身段,雪地里抠出碧绿的菜心;搅动升腾起甜醉浓郁的云雾,厚重温馨,醉醺醺地浸透了乡村和人心。

心被年滋润得软暖的,人人温和好礼,相互祝福。和谐的祥云笼罩着村庄,飘浮在广袤无边的土地上。

年到了,村庄就年轻了。被年味浸润过的村庄,永远都不会老。

岁月
流金

无牛狗耕田

□张垣

当牛年到来之际,忽然想起了流行家乡的一句俗语:无牛狗耕田。耕田本是牛的本职工作,狗嘛,只有看更的本领,现在要让狗儿代替老牛耕地,大有逼上梁山的味道,因为我有真实的体验,业余舞台当过三回“狗”。

头一回是在1961年“七一”前夕,我在南通水利学校读书,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40周年,学校组织各班排演庆祝党的生日的节目,我虽然不是文娱委员,但我是一班之长,而且是打了报告争取入团的人,因此对此大事非常关心,抽空到新华书店购到了歌颂新社会新风尚的锡剧小戏《错进错出》剧本,配合文娱委员安排好演员,督促他们紧锣密鼓背台词,毛遂自荐当提台词人,要求三演员赶快脱离剧本对台词排戏,还手之舞之蹈之跟着剧中的三个人物进角色。就在即将登场演出的节骨眼上,扮演女主角金根娘的演员突然得病住进医院,看来两三天内不得恢复,我们好不容易辛辛苦苦排成的小戏也将束之高阁。我赶紧向班主任汇报,班主任当机立断要我顶上去,因为我对此台词最熟了。救戏似救火,无牛狗耕田,我硬着头皮反串老奶奶,在两位配角的配合下抢时间排练,好在我台词都烂熟于心,总算把戏排成了。记得那天我头扎白毛巾,身穿借来的淡士林大襟褂子,学着脚老太摇摇摆摆粉墨登场,一首“为人莫当家,当家烦煞快”的定场诗刚念完,就是一阵掌声和笑声。我努力做到目中无人,让台下的人去笑吧,而心中有人,因为我演的是主角金根娘呀,我若出了差错,就要影响两个配角的呀。尽管我是第一次上台,但得到了文艺演出奖,奖到一本日记本,南通水利学校的红印章盖在上边,记60年了,我至今仍保存着这本日记本。

不久,南通水利学校停办,我转到家乡的中学续读高中,那时的高中吹拉弹唱的文娱活动搞得红红火火,连寒假回家过年也积极参加大队里的春节文艺活动。记得高三阶段寒假,我和同村同班杨维勋、朱克萍商量着演一出小戏,正巧我订的《江苏青年报》上刊了小戏《老贫农》的剧本,说的是城里有个邢婉桃的女知青将到未过门的婆家插队落户,可把先得到的消息的婆婆刘大妈乐坏了,忙着为婉桃腾屋,并叫老伴帮忙,作为生产队长的刘大伯误将婉桃当作晚稻,也十分投入。角色是二女一男,女生朱克萍捧着演婉桃,杨维勋说要演队长,我只得“无牛狗耕田”,当仁不让把他们拣剩的刘大妈角色揽来演,唱的是咱们的家乡戏海门山歌剧,好在我有过一次反串老奶奶的实践,我借鉴那次的演出,穿着老祖母的蓝色大襟褂,戴着老祖母的黑绒线帽,大大方方上台,可把乡亲们笑坏了,可我把握住人物个性,又念又唱又做,在乡亲们的笑声中唱完了这出小戏,算是为乡亲们献上了一份年礼。

1966年春节,我从大学返乡过寒假,队里两个业余文艺积极分子登门要我创作一出小戏,三人一同参加大队的春节文艺演出,正巧我订的《中国青年》杂志刊了越剧小戏《追蛋》剧本,也是两女一男,而演员是两男一女,于是反串老奶奶的光荣使命又落在我身。这是有别于前两次演的有点私心的老奶奶的女主角,是一位“手里有本集体账,心里有杆红旗扬”的老模范,顶风冒雨把孙女小红卖出去的散黄蛋追了回来,我借助道具雨伞在舞台上走圆场,由于是社员饭桌拼起来搭的台,高低不平,一不小心绊了一跤,踉踉跄跄爬起来看看篮子,临场加了句台词:“好啊,蛋没跌坏,人跌一跤有啥关系!”台下笑了,还有掌声。

无牛狗耕田,土戏台上三次反串老奶奶,促我成长为铁杆戏迷,在三尺讲台创办为戏补天的戏曲社,三十几年如一日主编社刊《补天戏苑》,成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。